



上饒市文史資料

賴少其題

第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上饶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33369

上饶市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上饶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五日

编 者 的 话

本辑文史资料主要内容，系根据今年三月政协江西省委员会召开的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和《江西文史资料选辑》征稿信的选题而安排的。所刊文稿，都是以前出版的《上饶集中营》没有发表过的，资料珍贵。除此以外，我们还编入了其他一些重要史料。共有文稿二十九篇，十六万多字。

上饶集中营，是国民党反动派残酷迫害革命志士的刑场，也是革命志士同敌人英勇斗争的战场。

一九四一年一月，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派出重兵袭击我北移抗日的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他们将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捕的我新四军干部和从地方上抓来的共产党员、抗日爱国志士共七百余人，囚禁在上饶南郊的周田、茅家岭、石底、七峰岩、李村等地，建立起规模庞大的、法西斯式的上饶集中营。

国民党特务匪徒对革命志士，一方面灌输反动阶级的处世哲学，欺骗诱降；另一方面采取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手段，残酷迫害。

我广大革命志士，在监狱中共秘密党组织的领导下，同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敌人的利诱面前，毫不动摇，始终保持着崇高的革命气节；在敌人的高压下，坚贞不屈，充分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谱写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一百五十多名革命志士在斗争中壮烈牺牲，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上饶市文史资料》第三辑目录

新四军三支队五团河口留守处的点滴情况

-黄瑛、李文棋(1)
- 我们在被押解的途中.....陈茂辉(5)
- 我所知道的狱中秘密党组织的活动.....阮世炯(13)
- 回忆上饶集中营的地下党组织活动.....邹今托(26)
- 忆在上饶集中营我们与敌特斗争的片断情况.....邢济民(39)
- 剧团里的斗争.....肖 车(44)
- 赤石屠杀之后.....秦 烽(54)
- 忆在崇安的东南分团女生分队.....魏志先(64)
- 难忘的记忆——徐秀梅老妈妈救助陈茂辉同志

- 的经过.....周元春整理(71)
- 向周副主席汇报集中营的斗争.....林 琼(76)
- 营救吴大琨同志出狱的经过.....孙晓村(91)
- 怀念在集中营斗争中牺牲的战友.....赵天野(94)
- 杰出的无产阶级战士冯达飞.....冯鉴川、徐建中(108)
- 黄诚烈士传略.....蔡水泉、张铭洽(133)

“特训班”秘密党支部的一位倡建人胡永康同志

-李铁飞、秦 烽、杨立平、蔡敏、陈念棣(151)
- 与林夫同志在狱中相处的日子里.....陈 平(155)
- 忆汪企求战友.....毛维青(163)
- 怀念戴庆哲烈士.....刘希孟、李 锦(174)
- 革命烈士志志.....陈平凡、徐建中整理(179)
- 忆身陷囹圄时的冯雪峰.....叶 苓(208)

战斗在东南抗日前线……………哇新亚(221)

附： 敌 伪 档 案 资 料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特别训练班（节录）……………(242)

战时青年训导团训导大纲……………(243)

战时青年训导团学生使用办法……………(245)

附 录

上饶市简况……………郑 强(247)

上饶集中营烈士陵园简介……………郑建凡(252)

上饶风物录……………林友鹤、李剑英、蔡嘉德(254)

文 史 简 讯

政协上饶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史 文(262)

赣东北特区证章……………张金笑、赵挺清(263)

封二：

周恩来同志题词手迹

刘少奇同志题词手迹

朱 德同志题词手迹

封三：

上饶市新貌一角（照片）

封四：

上饶集中营烈士公墓（照片）

封底：

茅家岭暴动浮雕（照片）

赤石暴动浮雕 （照片）

新四军三支队五团河口留 守处的点滴情况

黄 瑛 李文棋

铅山县位于上饶市的西南面，离上饶市四十多公里。红军时期是闽北党组织与赣东北党组织联系的主要交通要道。河口镇就是现在的铅山县城所在地。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被迫停止对红军游击队的进犯，敌三师、七十五师、七十九师等反动军队陆续撤离闽赣边区，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同意与我东南局谈判。同年八月一日，我闽赣红军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宣言和中共东南局的指示精神，与国民党光泽县城防保安付司令，在该县东北的一个小村子里谈判。经过这次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十月间，黄道同志就来到河口镇筹组“救亡协会”，在官山沿开了一次会，引起国民党铅山县县长张若成的嫉恨，因之“救亡协会”没有组成。同年十月，活动在闽赣边区的红军游击队根据国民党《收编实施办法》的规定，分别下山到江西的铅山县石塘街集中，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新编第四军第三支队第五团根据新四军司令部第二十二号公函的指示，开赴皖南抗日前线。次日，黄道等同志就在铅山石塘组建三支队五团通讯处，又在河口镇的关帝庙成立了“新四军三支队五团河口留守处”。主要人员有：主任姚荣庆，秘书黄明传，组织委员刘德才，宣传

委员郑锦堂，妇女委员姚梅兰，委员杨国柱、严邦林等七人，还有工作人员李金生（后叛变）、朱安发等人。该留守处对内的身份是中共河口镇委机关，对外的公开名称是新四军三支队五团驻河口留守处。

留守处的主要工作是：1.秘密调查了解在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中，地下工作人员的情况。对那些自首叛变给敌人当走狗，经查实后就开除他们的党籍。对于那些在战斗中被敌人围剿下山，经过组织了解没有问题的，就吸收他们归队参加工作。2.积极地发展和恢复组织党的组织。河口镇委成立后，立即与县委取得联系，开始进行恢复和发展新党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先后恢复了西坂、新滩等地的革命同志与中共党组织的联系；并且在柴家埠和河口等地的手工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随着党组织的发展和党员队伍的壮大，河口的革命斗争形势起了很大的变化。

此时，国民党虽然表面上说国共合作，但背后却不断的制造摩擦，加紧迫害革命同志和革命组织。铅山县的反动派把叛徒张道明训练成特务，并封他为上饶、铅山、横峰三县的特务头子，在河口设立特务机关，下属有特务黄国泰、吕鹤年、包永福等人。他们伙同河口警察局对我河口留守处和革命团体进行破坏。如铅山县的狮江中学开办不久就被封闭了。

一九三八年五月，由于叛徒李金生告密，致使姚梅兰、俞冬林、刘德才、姚荣庆等七人先后被捕，他们被敌人押解到上饶国民党第六行政专员公署。敌人捏造我河口留守处企图杀害铅山县警察局长刘坦余的案件，竟买通警察局警士李思明做证人。开审时，李思明当场被驳得哑口无言，反动派只好表面上把李思明关押起来。河口留守处的姚荣庆同志在上饶狱中，想办法通过探狱人员寄出一封给黄道同志的信，向他报告了河

口留守处被破坏的情况。这时黄道同志住在南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当他接到这封信后，立即与国民党省政府交涉，并派联络员驻上饶观察案情的发展变化情况。经过多方面的交涉，结果，反动派的阴谋被揭穿了。一九三八年七月，敌人不得不先后释放了我河口留守处被捕的人员，其中，姚梅兰同志在被关押期间，受到敌人的严刑拷打，出狱后第二年就去世了。

姚荣庆同志出狱后，一方面把河口留守处被破坏的情况及经过，向当时的闽赣省委书记曾镜冰同志作了报告；一方面化装来河口安排留守处的工作。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七日，国民党河口镇公所查户口为名，竟又搜捕严邦林、姚荣庆同志，幸他们及时转移没有搜着。四月间，周恩来同志带了刘久洲等二位同志，到河口留守处巡视、指导工作。住五、六天后，到上饶皂头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见了司令长官顾祝同和参谋长等一类人物。在与顾祝同等人谈话中，周恩来同志强调全国团结起来，反对阴谋妥协投降。他在上饶三天期间，还到西山监狱慰问了我被捕的同志，并为此事向三战区长官部据理交涉。顾祝同当时表面答应释放，但事后顾祝同又自食其言拒不执行。这时间由于国民党对日寇不抵抗，南昌城岌岌可危，反动军队已弃城而逃，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也搬迁了。五月十八日，黄道、胡金魁等同志和新四军南昌办事处的干部、通讯员二十余人从吉水的三角滩迁来河口，住在河口镇的大通旅社。不久，黄道同志派胡金魁同志带几个通讯员到上饶找房子，胡金魁等同志在上饶的十里埠找到了一个庙，作为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住地。此时，铅山县国民党县长张若成指派特务吕鹤年冒充招待员，趁胡金魁同志已去上饶，在黄道同志患病时，竟收买反动医生向黄道同志身上注射毒药，顿时使黄道同志生命垂危。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赣东北人民敬爱的黄道同志就这

样遭到反动派的毒害而不幸逝世。河口镇广大人民和新四军驻赣办事处在河口工作的同志，以万分悲痛的心情送别了黄道同志。

黄道同志被害后，新四军驻赣办事处的同志就从河口搬到上饶东十里埠住下。此后，河口镇的国民党反动派使用更加毒辣的手段，加紧对我河口留守处的破坏，经常公开搜捕我留守处的工作人员，使我留守处的活动一天比一天艰难，河口留守处的革命活动逐步由公开转入秘密活动。在该留守处的工作人员有的回到闽北继续坚持游击斗争，有的到皖南找新四军，有的就地坚持秘密工作。

我们在被押解的途中

陈 茂 辉

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皖南事变，我们有将近四千位同志先后不幸被俘了。

临去国民党第三战区上饶集中营的前几天，敌人把我们押到泾县码头镇草坪上。曾去新四军“参观”过的老牌特务、国民党五十二师党部书记长，驼着背，神气活现走上土坡。

“新四军的弟兄们！……”他拉开嗓子喊道。

“呸！谁是你的弟兄？”

“狗嘴长不出象牙！”

同志们一片喝骂声，打断了这家伙的谈话。站在周围荷枪实弹的匪兵，慌忙压阵乱喊。

“静静，诸位，静静！”他厚颜无耻继续叫道，“这次新四军违犯军纪，理应受到军纪制裁，想当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也是为了严格军纪！新四军这次违犯军纪，主要是叶挺、项英负责，你们是受骗。我们蒋委员长，”他咋嚓一个立正，“一向爱护青年，宽大为怀，只要你们肯承认错误，声明是受了共产党的欺骗，写一份悔过书，那一切都好说。你们到上饶受训三个月，就可以分配工作，或保送中央军校深造。”

说完，他立刻叫身边的几个下级军官把悔过书发给我们。

这些印好了的悔过书，上面有悔过人姓名、年令、籍贯、职别，下面的声明文意是：我等受共产党欺骗，误入歧途。新

四军违犯军纪，理应受到军纪制裁，现表示真诚悔过，从今以后与共产党及新四军脱离一切关系……

“大家都拿到表了，现在就填吧！填了，诸位的前途就不必担忧了！”他话中带着阴险地说。

我们噓了他一阵，他连脸部都不红，仍然催促：“马上填吧，不要犹豫了。有人说这次事件是党派问题、政治问题，这是共产党的宣传，你们不要听信。……”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同志们就互相以目示意，愤怒地一下子把表给撕了。一阵西北风吹过，碎片到处飞扬。那家伙见了，再也沉不住气了，嚎叫起来：“反了，混蛋！你们竟敢撕碎表格。哪个带的头，给我站出来！”

匪兵们子弹上膛，刺刀直逼向我们。

我们个个面无惧色，怒视着敌人。

“我要请问书记长先生，”陈德荣同志大声地说，“新四军为了顾全大局，按照你们指定的路线北移，而你们却调兵遣将，勾结日寇封锁长江，对我军进行伏击，这是怎么回事？请你回答！你们凭什么说我军违犯军纪？再说，按照你们国民党军纪规定：一切由主管官负责。我们是开赴抗日前线去打鬼子，何罪之有？而你们连新四军的士兵都一起抓起来，当做囚犯。可现在你说什么送我们到上饶去受训，其实谁都明白是要把我们关进集中营去长期囚禁。这又是为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撕表格也是你领的头吧！”这家伙一边说，一边向陈德荣同志步步逼来。

“我们都是领头的！”我们一起说。

群怒难止，他知道如果当场行凶，定会引起不良后果，于是改变口气说：“我慢慢调查，我慢慢调查。”说完，象过街的老鼠一样灰溜溜地走了。

敌人无可奈何，把我们押了回去。

第二天，敌人把我们逼到祠堂里，召开什么青年座谈会。这次不仅四周布下岗哨，还增加了几挺轻机枪。场地中央，架了块黑板，上面写着新四军违犯军纪应不应该受到军纪制裁的讨论题。我们见了，一个个冷笑着。

一个鸦片烟鬼似的伪军官，从椅上站了起来，点燃了香烟，慢条斯理地说：

“共产党开口民主，闭口民主，作兴开讨论会；今天我们也讲民主，也来开个讨论会。你们就这道题讨论、讨论！”他指了指黑板上的讨论题，坐到椅子上。

几个事先被指使好的小特务，正蠢蠢欲动，准备开口作正面立论。同志们针对这情况偷偷地议论开了。我们几个党员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给敌人一个狠狠回击。

“这位先生说要讲民主，”程时轩同志指指刚刚讲话的伪军官，“叫我们大家讨论，那就请这位先生看看吧！这四周站的是什么人，那地上架起来的是什么东西，难道还有在机枪与刺刀下的民主讨论会么？所以我要提醒这位先生，不要沾污了民主这个字眼！”

他的话刚说完，陆明同志接着说：

“新四军没有违犯军纪，因此就不存在新四军违犯军纪应不应该受到军纪制裁的问题。我坚决抗议你们对我军的诬蔑！”

几个正要开口的小特务，被这一说，弄得不敢开口了。那些伪军官急得团团转，会场沉默了一会。

“他妈的，我枪毙你！你敢煽动。”一个伪军官冲上去，挥起拳头要打程时轩同志。

“既然讲民主，为什么不让我们讲话，这是什么讨论会？”

同志们一阵怒叫，吓得这家伙忙缩回了手，脸色发青。

伪军官见情况不妙，交换了一下眼色，那个坐在椅上的家伙连忙叫道：“他妈的，解散，把他们押回去！”

敌人不甘于失败，就改变了办法，企图以拉拢个别，打开缺口，妄图瓦解我们。他们找了一些同志去个别谈话，说什么“新四军已经消灭了，你们可要想想自己的前途呵。共产党里有什么好呢，吃的穿的都很坏。你参加我们五十二师的服务团吧，我们钱拿得多，吃得又好，只要肯卖力，前途无量。人生在世，不过如此呵！”

敌人诸如此类的无耻谰言，说得嘴都磨破了，但对我们这些革命同志一点作用也起不了。

伪师长刘秉哲的姨太太（五十二师政工队队员）也不甘示弱，自告奋勇出来作说客了。有一天，她要勤务兵找了扬瑞年同志去。瑞年同志刚走进刘秉哲“公馆”的大门，那姨太太就装得十分热情地迎了上来，请她坐下。勤务兵端来上等茶，恭敬地送到瑞年面前。

“这下可把你盼来了！你我是多年的同学呵！你还记得在学校里的时候吗？你我亲热得象姐妹一样，自从分别以后，我一直惦念着你，想不到你会落得这样的处境。唉！”姨太太说完长长地假叹了一口气。

“我们过去是同学，现在是志不同道不合了，各有所求。”

这几句言深语重、令人深思的话，象一枚钢针，刺得厚颜的姨太太也不由顿时红了脸。

“好妹妹，不要这样任性。想一想吧，你现在是俘虏哩！共产党、新四军并没有给过你什么好处，你又何苦这样执迷不悟？象你这样的人才，如果肯留在我们五十二师的服务团里，前途真是无量呵！”沉默半晌，那姨太太仔细瞧了瞧对方的脸，似乎很羡慕地说：“妹妹，你比在学校的时候长得更漂亮

了！”

“多谢你的‘好意’，我参加新四军是为了抗日，不是为了追求个人享受！”瑞年同志又冲了她一句，说完，就扬长而走了。

后来那姨太太还不死心，一再引诱她变节自首，可是这位姨太太每次都讨个没趣。

一九四一年二月初，敌人押解我们上路，朝江西上饶方向走去。雪花纷飞，大地白花花一片。呼啸的西北风，刮得光秃秃的树枝摇晃不止，寒冷异常。沿途，伪军官兵不断以搜查为名，抢去了我们的冬衣、钢笔、手表、银钱等等。我们穿着单薄的衣裳、赤着脚走在雪地上，个个冻得脸青脚肿，难以行动。

在这种情况下，凶恶的敌人还不给吃饱，有时故意饿我们一两顿，不管你死活。你越苦，越走不动，他越欢喜，嘴角边还挂着一丝狞笑，向我们叫喝：“妈的×，装死，不打不走！”于是对我们拳打足踢一阵。

一日，由泾县行抵石埭三溪镇，敌五十二师把我们交给四十师看管。这时，我从人群中看到了陈德荣、徐一非、李胜和邓子恢同志的儿子邓毅生等同志。我们彼此都很了解，一面设法避开了敌人的注意，悄悄告诉他们要改名换姓，一面暗中进行商量逃跑办法，和如何进行途中斗争。

“我们是共产党员，现在应该进一步把周围群众团结起来，向敌人进行斗争！”李胜同志轻声细语说。

“听说这一带有地下党组织，如果能取得联系，来一个内外夹攻，那敌人就垮了！”我说。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要和地下党取得联系是非常困难的。后来我们才知道地下党已转移了。

从泾县走到太平县山口镇时，队伍停下来休息了。国民党第四十师又把我们移交给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派来的一批特务和宪兵看管。特务和宪兵对看管革命者，心毒手狠，歪点子多，或硬或软，或阴或暗，比原来押解的匪兵，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时，正逢阴历正月初一。可这里一点新年气息也没有，既听不见鞭炮声，也看不见孩子们嬉闹；街上除了宪兵与特务横冲直撞外，连一个青年人也看不见，大家都为了逃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而躲到山里去了。没有逃走的老年人，依偎在屋角，看到我们，都以同情眼光望着，朝我们点头，或者有意在我们面前暗暗咒骂敌人几句，表示对我们的亲近。

一天，特务们向我们宣布，不准和老百姓接近谈话，不准进民房。叫我们挑水、洗菜、劈柴、烧饭。我和李胜等同志，本想趁此机会去寻找地下党，但是敌人看管很严，计划未能实现，逃跑也不可能。我们没有气馁，仍然在寻找时机。

第二天，我们离开了太平县。走了三天，到达定潭。因国民党反动派正在上饶赶造牢房，队伍不得不停留下来，把我们分别关押在被国民党赶跑了的老百姓的空房子里和庙宇、祠堂里。

在这里停留了半个月。敌人利用这空隙忙着清查我们的职务。

一场复杂的斗争又展开了！

一天清早，天还蒙蒙亮，敌人吹起了凄厉的起床号，强迫我们到操场上集合下操。站好队，我们向周围一看，呀！真怪！怎么今天会有一些陌生人和我们站在一起呢。看他们的打扮，也和我们一样：衣服破碎，满脸泥污，头发胡子蓬蓬松松地乱成一团。象这样的陌生人，每一队都有几个。思考一会，我们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散操后，这些陌生人见到我们，都象早就认识的老朋友，开口同志，闭口朋友，只要看到我们三两人在一起，他就会凑过来，东扯西拉，活龙活现地说：“我过去是搞地下工作的，刚参加新四军不久，这次不幸被俘，今后我们相互要多帮助呀！”有时，他象发现奇迹似的指着某一个同志惊叫道：“好面熟呵！记得一次会上我见过你。”或者说：“有人告诉我，你是党支部书记，是吗？”他们有的鬼鬼祟祟地接近你交头接耳说：“你真是个好同志，斗争真坚决呀！我告诉你，我也是个共产党员，我知道你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吗？”

这些狡猾的狐狸，怎能迷惑同志们的眼睛呢，大家都警惕地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对付这些“狐狸”，我们也有一套办法：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家把饭桶一围，你一碗，我一碗地把饭装光，等他们挤进来，早已没有饭了，天天使他挨饿。晚上睡觉，我们故意伸手伸脚，踢打得他脸青鼻肿。不到几天，这些化装的特务就哭丧着脸跑了。

我们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清查。不少同志都更换了姓名，隐瞒了身份。我也改名为陈标，冒充是新加坡来的华侨，在新四军兵站里做采购员。我秘密地告诉了周围的同志，要他们喊我陈标。

特务和宪兵，在怎样对付我们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可是他们内部之间，各争己利，矛盾倒也不少。我们决定利用特务和宪兵之间的矛盾进行斗争。

贪婪的敌人，都想从我们身上捞些油水。当官的可以搜查为名，抢去我们身上值钱的东西，当兵的漏夜来偷，连破棉衣破裤也要。

有一次，一个特务硬要拿去我的毛线衣。我故意在宪兵面前叹气。宪兵也想要这件毛线衣，就装着一付正人君子相喝骂

道：“岂有此理！你怎么可以拿俘虏的东西！”他怕特务把东西抢走，忙一个箭步上前，把毛线衣一把抓过来，左看右看，爱不释手。那个特务一直盯着他。大概这宪兵也有些怕特务钻空子，于是生气地把毛线衣往我怀里一甩，冷冷地说：“拿去吧！”

敌人除了贪财，还是些好色之徒。一次，有个特务给我们一个女同志写了一封“情书”，这位女同志就给同志们看。李捷同志跑来问我怎么办好，我说：“把信贴出去，狠狠地回击一下。”大家都一致同意这样做。

“情书”贴在令人注目的墙上。宪兵看到后，骂特务“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并撕下信交给特务队长，闹了一场狗咬狗的丑戏。我们想尽办法使特务和宪兵之间的矛盾扩大，使他们相互监督，互相摩擦，以便利我们的斗争。

大概是上饶集中营的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敌人又逼着我们离开定潭，到达兰溪、金华。病号送上了木船，其余都从金华上敞篷列车，押着去上饶。

走了两个多月，我们一个个被饥饿、寒冷折磨得脸黄肌瘦，疲倦不堪，真不象人样了。敌人再狠，也削弱不了我们的革命意志。我们互相帮助，互相体贴，战胜了许许多多难以容忍的苦难。

不管特务和宪兵怎样狠毒，监视怎样严密，有些会游水的同志，还是从船上趁黑夜潜水逃走了；有些强壮灵活的同志，趁火车疾驰，不顾危险地跳车逃了；每个人的心都向往着党，向往着革命队伍，决计要逃脱魔掌。

一九四一年三月，我们六百多新四军干部，被押到了上饶周田，关进集中营；另外三千余名新四军战士，被押解到铅山县的永平和石塘，也关进了集中营。一场更激烈更残酷的斗争摆在我们面前了。革命的意志，使我们战胜了阴险毒辣的敌人。